蜀山劍俠傳/0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三回　小孟嘗結客揮金　莽教師當場出醜

下一回▶

原來陶鈞自聽陶全之言，便留心觀察衆人動靜。今見有人來訪，賽蘇秦又搶先出去。自己若去觀看，定要被這一羣教師攔阻，便假說內急，打算從花園內繞道去看個清楚。剛剛走到花園，便見賽蘇秦用冷拳去打那窮漢，心中好生不悅。覺得比武要明鼓明鑼，不能用暗算傷人。及至見那人竟毫不在意，賽蘇秦倒好似有負痛的樣子，心中暗暗驚異。便遠遠在後面跟隨，欲待看個水落石出，他二人進屋之後，便在窗外偷聽。見了賽蘇秦許多醜態，聽了那人所說種種的話，纔知一向是受他們哄騙。便氣得跳進屋內，也不理賽蘇秦，先向那人深施一禮道：「壯士貴姓高名？我陶鈞雖然學過幾年武功，一向受人欺誑，並未得着真傳。壯士如果要同舍間幾位教師比武，讓我得飽眼福，我是極端歡迎的。」

賽蘇秦見陶鈞進來，暗恨一班飯桶爲何不把他絆住，讓他看去許多醜態。情知事已敗露，又羞又急，不等那人回答，急忙搶先說道：「我們武術家照例以禮讓爲先，不到萬不得已，寧肯自己口頭上喫點虧，不肯輕易動手，以免傷了和氣，結下深仇。這位趙教師乃成都有名英雄，他因慕公子的大名，前來比試。我恐公子功夫尚未純熟，萬一一時失手，有傷以武會友之道。好在公子正要尋覓高人，所以我打算同趙教師商量，請他加入我輩，與公子朝夕研究武藝。公子不要誤會了意。」趙心源聽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貴教師真可謂舌底生蓮，語妙人前了。我趙心源也不稀罕哄外行，騙飯喫，要入你們的夥，我是高

攀不上。要奉陪各教師爺走上兩趟，那倒是不勝榮幸之至。」陶鈞見賽蘇秦還要設辭哄騙自己，不由滿心大怒，祇是不好發作。冷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這位趙教師既然執意比試，何必攔阻人家呢？來來來，我替你們倆當證人，哪個贏了，我就奉送哪個五十兩彩金如何？」趙心源道：「還是你們公子說話痛快，我趙某非常贊成。」賽蘇秦見事已鬧僵，自己又不是對手，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說道：「趙教師與公子既贊成比試，愚下祇得奉陪。不過今日天晚，何妨就請趙教師安歇一宵，容我等與公子稍盡地主之誼。明早起來，約齊衆教師，就在莊外草坪中一齊分個高下。如何？」陶鈞已知趙心源定非常人，正恐他不能久留，樂得借此盤桓，探探他的口氣，便表示贊成。趙心源也不堅拒。

當下陶鈞留趙心源住在他書房之內。又吩咐廚房備酒接風，讓趙心源上座。趙心源也不客氣，問了衆教師名姓之後，道聲：「有僭。」徑自入座。酒到半酣，陶鈞便露出延聘之意。趙心源聞言大笑道：「無怪乎江湖上都說公子好交，美惡兼收，精粗不擇了。想趙某四海飄零，正苦無有容身之地，公子相留，在下是求之不得。祇是趙某還未與衆位教師爺比試，公子也不知道我有無能耐，現在怎好冒昧答應？倘若趙某敗在衆教師手裏，公子留我，也面上無光；萬一僥倖把衆教師打倒，衆位教師爺當然容讓趙某在此，喫碗閒飯。公子盛意，趙某心領，且等明日交手後再說吧。」陶鈞見趙心源滿面風塵，二目神光炯炯，言詞爽朗，舉動大方，迥非門下教師那般鄙俗光景，不待明日比試，已自心服，在席上竭力周旋他一人，把其餘諸人簡直不放在眼裏。賽蘇秦同這一羣飯桶教師見了這般情狀，一個個全都切齒痛恨。席散之後，陶鈞又取了兩身新衣，親自送往書房，與趙心源更換。趙心源道：「公子這番盛意，也不是趙某不受，且等明日交手之後，再領情吧。」陶鈞道：「我等一見傾心，閣下何必拘此小節？」趙心源尚待推辭，怎奈陶鈞苦勸，也就祇好收下。二人談了片時，各自安寢。

那賽蘇秦席散之後，召集衆人，互相埋怨了一陣，又議臨敵之策。其中也有兩個功夫稍好一些的，一名叫黎綽，一名叫黃暖，乃是水路的大盜，也是來訪友比武，被衆人婉勸入夥的。當下便議定明日由黎、黃二人先上頭陣，衆人隨後接應；如見不能取勝，估量敵人縱然厲害，也雙拳難敵四手，就與他來個一擁齊上；如再不勝，末後各人將隨身暗器同時施放出來，他就不死，也要受重傷的。打傷姓趙的之後，陶鈞好說便罷，如若不然，就放起火來，搶他個一乾二淨，各人再另覓投身之所。計議已定，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陶鈞陪着趙心源，同衆教師到了莊前草坪，看的人業已擠滿。黃暖自己忍耐不住，手持單刀，跳到場內，指着趙心源叫陣。趙心源也不脫去身上長衣，也不用兵刃，從容不迫地走進場內，先打一躬，說道：「趙某特來領教，還望教師爺手下留情一二。」

黃暖氣忿忿地說道：「你這東西欺人太甚！快亮兵刃出來交手。」趙心源道：「兵刃麼？可惜我不曾帶將出門；這裏的兵刃，無非是擺樣子的，不合我用。這可怎麼好呢？」黃暖怒道：「你沒有兵刃，就打算完了麼？」趙心源道：「趙某正想衆位教師讓我在此喫兩年閒飯，豈有不比之理？也罷，與你一個便宜，你用兵刃，我空手，陪你們玩玩吧。」黃暖道：「這是出你自願。既然如此，你接招吧。」言還未了，一刀迎面劈下。陶鈞見趙心源無有兵器，正要派人送去，他二人已動起手來，心中暗怪黃暖不講理，又怕趙心源空手喫虧。正在凝思，忽聽滿場哈哈大笑。定睛一看，祇見趙心源如同走馬燈似的，老是溜在黃暖身後。那黃暖怒火千丈，一把刀橫七豎八，上下亂斫，休說是人，連衣服也傷不了人家一點，引得滿場哈哈大笑。這其中惱了黎綽，手持一條花槍，躥入場中。陶鈞忙喊：「黎教師且慢！祇許單打獨鬥，纔算英雄。」黎、黃二人哪裏肯聽，仍是一擁齊上。陶鈞見黎、黃二人刀槍並舉，疾若飄風，正替趙心源着急。再看那趙心源時，縱高跳遠，好似大人戲弄小孩子一樣，並不把黎、黃二人放在心上。

黎、黃二人鬥了半天，竟不能傷敵人分毫，又羞又氣又着急，便不問青紅皁白，把手中兵器拼命向敵人進攻。先是黎綽照着趙心源前心，使了一個長蛇入洞，抖起碗大的槍花，分心便刺。趙心源不慌不忙，將腳一墊，縱起有丈許高下。落地不遠，黃暖一刀，又照他腳面斫去。眼看斫在腳上，趙心源忽地一個怪蟒翻身，將身一側，避過刀鋒。左腳剛一落地，黎綽的槍又到，同時黃暖的刀又當頭斫來。趙心源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將身往後一仰，腳後跟頓處，倒退斜穿出去數尺遠近。那黎綽一槍刺了個空，恰巧黃暖用力太猛，收刀不住，一刀斫在黎綽槍上，斫成兩段。在這快如閃電的當兒，趙心源業已飛身到了面前，舉起兩拳，在黎、黃二人臉上一晃。他二人喫了一驚，慌不迭地，一個拿了把鋼刀，一個舉起半截斷槍，還待迎敵，祇覺頭上彷彿有個東西輕輕按了一下。再看敵人，已不知去向。忽見趙心源立在一個土坡上，手裏拿着他二人的帽子，哈哈笑道：「二位教師果然武術高強，請饒了我吧。」黎、黃二人暗暗驚異：「怎麼一轉瞬間，自己帽子會被人家取去了？」情知萬萬不是此人對手，祇是又捨不得離此他去，越加惱羞成怒。稍微想了一想，黎綽又在別人手中取過一件兵刃，二人喊了一聲，又趕殺上去。趙心源見二人這樣不知趣，便說道：「趙某手下留情，爾等仍然不知時務，我就要無禮了。」

那賽蘇秦見勢不佳，便與餘下的十幾個教師使了一個眼色，自己卻溜回莊中而去。那十幾個渾人哪知趙心源的厲害，見軍師發下號令，還想以多取勝，一個個手持兵刃，離了座位，假裝觀望，往場內走去。到底敵人是一雙空手，起初還不好意思加入戰團。那趙心源見衆人挨近，早知來意，便一面迎敵，一面口中說道：「諸位如果技癢，何不也下

來玩耍玩耍呢？」衆人見趙心源叫陣，越加惱怒，大吼了一聲，各持兵刃，一擁齊上。趙心源起初祇敵黎、黃二人，並未拿出真實本領，無非用些輕身功夫，閃轉騰挪，取笑而已。現在見衆人一齊向前，心想：「不給他們點厲害，他們也不知道我趙心源爲何許人也。」想罷，順便就把兩個帽子當做兵器，舞了個風雨不透。覷定衆人來到切近，忽地將身往下一蹲，用一個掃地連環腿，往四面一轉，掃將開去，當時打倒了七八個人。黎綽受了同夥兵刃的誤傷，幾乎連肩削了去。知道不好，按照原定計劃，打了一個呼哨，衆人連滾帶爬，忙跟着四散退了下來。趙心源本不想太甚，既是敵人敗退，也不窮追。恰好身旁倒有兩個受傷的教師，便上前用手相扶。剛剛扶起一人，忽聽金刃劈風的聲音，知道是敵人暗器，忙將頭一偏，躲了過去，原來是一隻飛鏢。再往四外看時，敗退的十幾個教師，手中各持暗器，已在四面將自己包圍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四下的鏢、錘、弩、箭，如飛蝗流星一般，向他打來。趙心源見他等這般卑鄙，暗暗好笑，可是自己也不敢大意。你看他躥高縱矮，縮頸低頭，手接腳踢，敏捷非常，活似猿猴一般，休想傷得他分毫。百忙中有時接着敵人暗器，還要回敬一下，無不百發百中。

這時早惱了陶鈞。起初見黎、黃敗退，衆教師以多爲勝，已是又氣又恨。及至見衆人不是趙心源敵手，被人赤手空拳打倒好些，心中高興非常。現在見衆人敗退，暗器齊發，不由大怒，便站在高處喝止。衆人恨極了趙心源，咬牙切齒，哪裏還聽他的話。陶鈞正待上前，忽見陶全上氣不接下氣跑來，說道：「適纔公子在此比武，有一個教師偷偷回到莊中，將賬房捆住，開了銀櫃，搶了許多金銀，往西北方逃走了。」陶鈞心想：「果然這班人俱是歹人，現今他們見能手來了，知道他們站不住腳，便下這樣毒手。」又想自己平日對他們何等厚待，臨走倒搶了自己銀票。情知已追趕不上，索性等比試完了再說。又見衆教師狼狽情形，越加忿恨，便喊道：「趙英雄，你不必手下留情，他們這一夥俱是強盜，適纔已分人到我家中打劫去了。」這時黎綽站得離陶鈞最近，聞聽此話，暗恨賽蘇秦不夠朋友，衆人在此捨死忘生對敵，他倒於中取利。又恨陶鈞不講交情，一心偏向外人，恰好手中暗器用完，便顧不得再打敵人，把心一橫，祇一躥便到了陶鈞面前，大聲喝道：「你這個得新忘舊的小畜生！」言還未了，一槍當胸便刺。

陶鈞一個冷不防，喫了一驚，剛喊出一聲：「不好！」黎綽已中鏢倒地。原來趙心源在場上亂接暗器時，地上新躺倒兩個受傷的敵人。一個傷很重，已經動轉不得，雖經趙心源扶起，依舊倒下哼哼裝死。另一個姓毛，外號人稱貓頭鷹，最是奸險不過。他雖然也捱了趙心源一連環腿，卻是受傷不重。因見衆教師暗器齊飛，趙心源應接不暇之際，看

出了便宜。恰好他身上帶着有三支鋼鏢，悄悄取在手中。趙心源正在那裏亂接暗器，忽見地上受傷教師在那裏慢慢移動，便留上了神。貓頭鷹哪知厲害，將鏢挪在右手，向前一舉，一隻鋼鏢直奔趙心源咽喉打去。趙心源早已防備，見鏢來到，也不躲閃，將口一張，用鋼牙緊緊將鏢銜住。

恰好手中又接了一支弩箭，覷準貓頭鷹右肩胛上，大中二指捏住箭桿，食指用力微一使勁，打個正着。貓頭鷹第二次鏢還未發出，就中了敵人暗器，疼得滿地打滾。這時黎綽已縱到陶鈞跟前，舉槍便刺。趙心源遠遠看見，來不及救援，他便把口中的鏢換在左手，又接了黃暖一支鏢，剛要回敬他一下，瞥眼看着陶鈞正在危險之中，也不及說話，雙手鏢衝着黎、黃二人次第發出，黎、黃二人分別中鏢倒地。趙心源接着施展燕子飛雲縱的功夫，接連三縱，已到了陶鈞面前。再看陶鈞，已奪過黎綽花槍，要往下再刺。趙心源忙喊道：「公子不可造次。」陶鈞停手剛要問時，趙心源忙道：「公子請先回莊，待我先打發他們上路。」說罷，要過陶鈞手中的槍，將黎綽脅下一點，便縱身入場。

這時衆教師中，有乖覺一點的，業已逃跑；有不知時務的，還待上前。趙心源施展輕身功夫，縱到他們跟前，用槍桿一點，無不應聲而倒。不大會兒工夫，衆教師除逃去的三四個外，其餘的俱都被趙心源點倒在地，不能動轉。趙心源又將衆人像提豬一般，提在一個地方。這時陶鈞尚未走去，衆人俱都不能動轉，面向着他，露出一種乞憐之色。陶鈞正要發言，趙心源道：「想爾等衆人在此地矇騙陶公子混碗飯，原無甚麼罪惡。祇是不該以衆凌寡，暗算傷人。爾等如欲從此洗心革面，趙某也不爲已甚；否則便請陶公子送爾等到官廳，辦爾等搶劫之罪。任憑爾等打算吧！」說罷，便走過去，在每人身後拍了一把，衆人緩醒過來，一個個羞容滿面，轉身要走。陶鈞這時倒動了惻隱之心，忙喝道：「諸位暫且慢走，且容我派人將諸位的行李衣物取來。」說罷，便叫人去叫陶全將衆人的衣物取來，又叫陶全再籌一千兩銀子，作爲贈送衆人的川資。衆人見公子如此仁義，俱都喜出望外，跪在地上，向陶鈞叩頭謝別。陶鈞也跪下還禮。衆人當即告辭。那受傷的人，便由不受傷的攙扶，分別上路而去。

陶鈞見衆人走後，便請趙心源同往莊中，執意拜他爲師。趙心源道：「公子生有異質，趙某怎配做公子的師父，我不過在此避難。公子如以朋友相待，趙某當盡心相授。」陶鈞還是不依，趙心源祇得受了陶鈞四拜，從此朝夕用功，藝業大進。